

通鑑前編

通鑑前編

通鑑前編卷之五

金履祥編

丁巳殷高宗武丁元祀王宅憂甘盤爲相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經世曰高宗踐位甘盤爲相

履祥按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甘盤然則高宗新政蓋甘盤爲相也經世之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於冢宰以有甘盤爲冢宰也書稱高宗舊勞于外史謂其自爲太子時能知人

民所好惡修聳其德達于神明蓋學于甘盤舊矣盤亦
以高宗之賢足以自為政故其免喪之後復政告老避
權高蹈而高宗猶不言卒得傅說而相之云

三祀免喪弗言羣臣咸諫王得傅說以為相總百
官資學于說

說命上篇曰王宅憂亮陰

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

廬倚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大夫士不障
諸侯加圍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

三

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

臣下罔攸稟令

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為過於禮故諫之其謂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

之固曰明哲然知之固貴於行之也故曰實作則天子君天下百官所承式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

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高宗天資明哲然自以講

傳之的所以不輕於作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始初為學工

夫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為若

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所以心無異念純乎誠敬故夢帝

賚于良弼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乎四體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高宗

蓋有日矣編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臣之請而

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虞號之間地名傅險澗水

壤道常役胥靡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與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蔡氏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

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

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愚按君心者天下之

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急不知此既得賢相自謂逸於
任人則悉以事任委之而自處於逸謂得人君用相之體
不知心身不脩事理未澈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威
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
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於亂無它不以身心
為急也管仲姚宋亦昧所本難以語此高宗得傅說為賢
相未及朝政庶事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諭拳
拳於沃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為高宗之知所本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
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
命其惟有終

此命說之辭也三節託物之喻皆有深意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終夜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高宗恭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然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用汝作礪蓋思

有所未通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
蓋思而未能遽至自以為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
作霖雨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為竭
而賴其化也此高宗用工之辭非泛喻也故總以啓乃心
沃朕心言之沃者灌溉滋長之妙也若藥弗與眩厥疾弗
廖謂言不直則己之宿疾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謂
知不明則行有所不遂也此皆用工之辭說復于王曰惟
非尋常語惟暨以下則期其成功以終之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

若王之休命高宗命說之辭皆曾用功之語言之痛切而

於高宗之病矣高宗雖舊學終見未澈視羣臣又非甘盤
之比雖有言高宗亦未敢深仗也故常反求諸己而思之
其病在於求諸獨而畧於人說知君心之病如此而已之
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遽數之也故且以從諫箴高宗以聖
期高宗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其資
○中篇曰中篇傳說承

陳立政之要下篇傳說承
資學之命故陳為學之方
惟說命總百官命之以總百官
此相職也相之

職固在於統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者人君命相固有常職然權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此云作相而復曰總百官任之專也所謂皆聽命於冢宰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

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篇多以惟起語蓋古人歷舉之辭

也建邦則立后王君公設都則有大夫師長非富貴安榮其身皆所以治民耳此天道也然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冥源則在君君則臣民之標表也君雖為臣民之標表而冥源則又在天大又君之法式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惡用捨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存焉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下文所敘皆憲天聰明之事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輕則起羞辱之應阻兵

裳命服所以褒善不可輕畀也於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於人雖褫之亦已褻矣干戈所以討亂不可輕動也於在

躬之時則謹之已命將出師雖反之亦已黷矣此四者皆
政令刑賞之大者故王能戒此則允茲克明矣然於甲冑
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傳說蓋慮其輕於用兵也其
後鬼方荆楚之師王威赫然雖曰勢所不得已而易象猶
譏其憊說蓋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
先見之矣

惡德惟其賢

此皆聰明憲天之事上文既言承以大夫師長雖其本原在君心之標表而擇官亦不可

不謹蔡氏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官則六卿百執事爵則公卿大夫士也賢能所以治私昵惡德所

以亂吳氏曰惡德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慮善以動動惟

厥時

善者理之是也時則時措之宜也慮事當乎是而後可動動必合其時而後中節慮善猶擇乎中庸時猶

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事雖善而動不以時猶非中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

時言異而功同知
有其善惡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

乃有其備有備無患

此承慮善而言也事會無窮隨時取中得其善而自滿則善不繼矣事事

之善固貴惟時然事無先時之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及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啓

亦一不善之動也過未善也遷其未善以從善斯得矣恥過而遂非則惡矣故兼戒之惟厥攸居政

事惟醇而居處也止於善之謂也政事醇美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亦未盡善之事高宗於祭祀或有

中節之事也此終上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疵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

言予罔聞于行旨哉嘆其言之有味也說之言自它人觀

服行也謂惟其言是行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

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

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說又贊其行也謂凡得於言者

欲行之則不難矣信能行之則必允協于先王成德矣惟

說不言有厥咎則又將告之也廣漢張氏謂高宗知之之

工已至故說以知之非難行之惟艱告之若君非高宗則
說必先以致知告之矣○前儒疑說命中篇羣言無統必
有錯簡意諸語凡十三惟相連成文而王惟戒茲四語乃
結語耳以今觀之語凡二章自明王奉若天道至作其賢
為一章章凡三節以憲天聰明為要自慮善以動至事神
則難為一章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為要夫憲天聰明王道
之公也慮善惟時時中之學也二者真要旨哉○下篇曰
言而歷舉庶事以為目耳傳說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

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蘇氏謂遜于荒野以下謂甘盤

語謂宅河徂亳商高宗自謂也朱子初嘗取其說蔡氏據國

蓋甘盤舊臣相武丁於初年其後復政引退再求之入宅

于河三求之自河徂亳老子采邑也此言為學之始與廢

學之因朱子曰不知甘盤何人所學何事書史不傳惜哉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美爾惟鹽梅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此高宗資學於傳說也
范氏曰作酒者麴多則

大丁三十八
爾監前篇卷五
五

苦藥多則甘麴藥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愚謂數學之道貴擇乎中微過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非聖賢之學也交修亦兩使適中之謂也然麴苦藥甘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超麴藥之上鹽鹹梅酸所以作羹而羹之味則超鹽梅之說曰王林氏表此又為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之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有獲此學于前三足所謂考迹以觀其用索

言以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以不學前言往行則不能長也

乃求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

德修罔覺此論為學之道也明字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尤備朱子曰遜志者敬順其志猶云低心下意入

事理之中細思之也既遜其主心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

忽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求矣故遜志時敏為學之道惟此二端而修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二皆則道乃積于厥躬矣仕預者求之多也然王者之學

學之者半也亦必教人自學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而教人者亦學也其初
之功亦半也念終始與于學必之目學終之教人無非為
學自始至終常常于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學
自傳說始工夫極為精密履祥按數學半之云自學記即
以為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而王子以為此章
方言為學未及教人也履祥竊謂高宗恭默思道其舊學
亦有懸虛過高之病巨川大旱之喻險竭可知所謂思而
不學則殆者與故交修之喻欲求適中而傳說導之卒就
平實不過前言往行遜志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密義理充
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不可謂無助
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甘盤何如人其所學何
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諸甘盤之所謂教但於
稽古講明格至之學尚欠故未圓成耳此所謂數學之半
也是以傳說於其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
所謂念終始與于學念則思也思學之功交相並進思而
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
罔覺蓋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矣王子曰遜志則
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密無
間斷中得之大凡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沈滯之病而進

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粗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先王成憲前聖所以經緯天下事物者也上

憲能與之合則無愆矣孟子所謂前聖後聖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則皆至此地位者也惟說式克

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蔡氏曰進賢雖大臣事然高宗

得者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仰望也四海皆仰朕德不可無以應之傳說布其

之望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冀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

裕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保衡伊尹官

巨惟聖故取保衡堯舜其君之土心以勉之上惟后非賢不言四海時乃風故引一夫不獲之憾以勉之

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

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期之大傳說亦不容不自任矣

克紹乃辟于先王終良臣惟聖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甲子八祀

三十有二祀伐鬼方

按皇極經世圖高宗三十二祀戊子三十三祀己丑歲卦

皆既濟也又運卦為需世卦為旅二卦外卦又為既濟則其年既濟之聚也既濟之三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之四曰震用伐鬼方既濟下卦離之三動則為震以三十六官言之既濟之三反則為未濟之四故又以震言之今附此年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

克之億也

傳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商

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
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
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爲之
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
懃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
爲戒言懃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無高宗之心
則貪忿以
殃民也
○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

于大國

傳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王

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正
固則吉而悔亡不正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
之人用六之其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動而遠伐至於
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
之道當正固如是○愚按殷自中微戎狄爲患當是時古
公亦方爲獯鬻所逼其勢可知故高宗鬼方之伐至於三
年其勢又可知也非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驩用兵於既
濟之後則不能三年勝此勞非傳說柔而能剛正固不變
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既濟九三既濟而用剛高宗出師
以之未濟九四以能濟之才居大臣之位正堅不撓傳說

以○殷武篇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桀入其阻裒荆之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集傳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

沒而殷道衰荆楚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

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集傳曰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

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集傳

曰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

稼穡不敢解也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

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集傳曰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它

武王